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第四十二回 鄭愛香傷心烹雞 應花子失明喂狗

閱遍滄桑數化工，莊周蝶夢笑蓬廬。
白眼風塵金紫賤，黃梁天地鼎彝虛。
格言便作玄經讀，齊物逍遙盡掃除。

單表金瓶的前說，西門慶死後，清河縣遭金兵屠掠，城郭人民，死去大半，不消說人亡家破，妻子流離。到了靖康二年，汴梁失了，二帝北遷，高宗南渡，這山東河北十里蓬蒿，把一個清河縣豪富之地，變作一片瓦礫戰場。劉豫為王，占了河北。時常番兵過縣，養馬徵糧，把西門慶那些故人門客，也都死傷零落，十不存一。

只有應伯爵經了幾番擄掠，走到外府地方，傳他已死了。後來在外，日不聊生，走回家來。獅子巷口，房都拆了，沒處安身。騙得張二官人和月娘賣莊宅的銀子，也沒了。老婆害時症死去，並無棺，抬去埋在亂葬崗上。一個丫頭小黑女，先前在外賣著盤費吃了。只有一女，要回來投他，不料被金兵擄去。只落得一身孤孤，時常到謝希大家過幾日，不是常法。不消半年，謝希大死了，舉眼無親。見個親友，還油嘴誑騙過一二次，人人曉得應花子沒良心，都不睬他，一個站立的去處也沒了。只為良心喪盡，天理全虧，因此到處取人憎嫌，說他是個不祥之物，一到人家就沒有好事，如鴟■一般，人人叫他做夜貓子。因■鳥生的貓頭鳥翼，白日不能見物，到夜裡乘著陰氣害人，因此北方人指■鳥夜貓，比比小人兇惡，無人敢近。因此應伯爵無門可投，想了一想，只有勾欄裡樂戶們，平日在西門慶家，與我相熟，有些幫襯他的恩；或者見我應二爺，還不忘舊，且住上幾日看。有嫖客到門，我原舊學得幾套弦子，還做蔑片，得些酒食，也是一法。

那日窺到勾欄巷裡，幾年不到此地，想著當日少年，和西門慶結拜十兄弟時好不熱鬧。姊妹們門前站立得紅紅綠綠，一家常有十數個粉頭，幫閒的小優兒，滿街亂串；踢氣球賣瓜子的閒漢，串門子亂走。如今已二十餘年，又經此大亂，房屋拆去大半，靜悄悄的，只有幾個窮烏龜，在門前曬馬糞。一個度婆拄著拐，在門首買根豆芽菜兒，見了應伯爵，裝不認得，縮進門去關了。如何一個熟人也沒有，麗春院門樓也倒了，但見巷口一座花神廟，是塑的柳盜跖，紅面白眉，將巾披掛，因他是個強盜頭兒，封來做個色神。這些王八們，時常燒香求財，有好子弟進門，便來謝神。伯爵進來廟來，只得磕頭，長歎一口氣，吟詩一首道：

走遍勾欄四十春，幫嫖幫賭老游神。
笙歌鬧處言多趣，酒肉場中味更親。
兒女喪亡無舊侶，面皮餓瘦有窮筋。
何如做個烏龜長，尚有焚香奠酒人。

也是二日沒有飯吃，餓得昏了，坐在台基上，佯伴睡去。只見西門慶進來，把伯爵當頭打了一仗，道：「應二，你在這裡，我多時尋不見你。我和你一生一世同樂同歡，看顧得你也不少，我死後把我家人伙計，俱奉承了張監生也罷，因何把李嬌兒也抬與你做妾？金兵破城，你就不能照管我家妻子，倒忍得把老哥賣在寺裡，得了一千錢。天地間有你這等負心的禽獸！當初還曾結拜兄弟來！」應伯爵才待要辯，只見西門慶上前揪住胸脯，拿出尖刀，把伯爵二目挖去，昏倒在地。西門慶留下一根拄杖道：「教你也受受，替人現報。」伯爵夢中叫饒。

只聽得一人推醒道：「應二爺，你如何在這裡？」原來是勾欄裡鄭春兒，替姐姐鄭愛香來廟上謝神。遇見應二在廊下打盹，因此認得他，才來叫一聲，把夢驚醒。伯爵起來搓了搓眼，認得是勾欄裡小優鄭愛月的哥哥鄭春。忙問道：「你在那裡來？」鄭春道：「我來替俺姐姐鄭愛香上紙哩，他病了一月才好了，今日來還願謝神。二爺這幾年就沒見你，因何在這裡？不到咱家去看看？」伯爵道：「我有十年沒到這裡，把門都改得通不認得了。」因問道：「李銘、吳惠，這幾年也沒見他們，如今都在那裡了？」鄭春道：「二爺，你還不知麼？如今李日新做了金朝乾離不都督的小舅，他姐姐姑娘都在府裡做了太太，好不富貴哩。上年寫書來叫了吳惠去投他，把吳銀姐送在王爺宮裡，如今做了嬪妃，他吃了一個守備俸。打著黃傘，滿東京誰不怕他。只落得俺們窮得通不成了。」

看了看伯爵，穿著一領藍布破直裰，袖子少了半截，油透的氈帽，卷著沿邊，皮掌的蒲鞋，只纏了一條腳帶；舊日油光的胖臉，瘦得尖長了，滿面的愁紋，一鼻凹灰，恰像幾日沒有飯吃的。道：「二爺你如今坐著等誰哩？伯爵想了一想：如今說是我窮了，這小忘八怎肯招惹我上門？不如且騙他一騙。望著鄭春道：「這一向在東昌府，有一個布客來賣布，有五百兩銀子本錢。他聞你家愛月兒，待來尋個娘子，我百忙裡想不起你家門首。住在那裡。到了廟裡，等等這布客至今還不到，因吃了幾鍾早酒醉了，就睡著了。」又問道：「如今勾欄還有幾家？韓金釧兒、賽寶玉兒、一秤金兒，都還在那裡住？」鄭春道：「你不知道哩。當初這勾欄四五十家，少說也有百十個姐兒。如今還沒有十數家了。都是亂兵後搶得人亡家破，一隻鍋也沒有，才來這裡住著。時時怕縣裡叫去當差，答應這來往營裡的爺們。但有些身分的，俱躲在那村裡熟人家去了。俺家愛月，從那年金兵破城，就搶了。只有俺姐姐鄭愛香，今年也三十多歲了，單單支著這個門戶；俺媽媽是楊梅瘡結毒發了，全下不得炕。如今年景荒亂，那討個嫖客，這些兵來養馬的，每日來闖門子。大刀背打著要酒吃，白白坐了房，誰可見個錢麼。俺姐姐病好了，也要離了這勾欄，將來做了個孤墳墳，只好住鬼罷了。二爺有甚好生意，替俺幫襯，也不敢忘了你老人家。」伯爵見鄭春認真了，笑道：「這客人姓趙，號西泉。也有一二千本錢，駝了五百筒布，來臨清發不開，請著我賣。如今把貨卸在獅子街酒店裡，要個娘子包月，著我等他。這半日還不到，想是兌銀子去了，如今我直到你家裡，安排下酒飯等他，就在你家愛香房裡，陪他兩宿再看。」哄得鄭春笑道：「二爺咱家裡去。坐著在門首等，不強似冷廟裡白坐的？」伯爵應了一聲，和鄭春出廟，走過一條巷子，一周回都是破牆。他家住著五六間草房，那象當初那些齊整門面，風流的鋪設來？但見：

門樓傾倒，巷戶歪斜。青樓翠館化作瓦礫蓬蒿。錦瑟瑤笙變做蛩吟螢火。破牆無瓦少花開，站兩個怪綠喬紅丑婦。小巷有門稀客過，坐幾個鑽頭縮項烏龜。往來嫖客，轎夫、扛夫、螺夫，鬆腰不過百文。上下應官，大姐、二姐、三姐，見面多是一。花落不能招舞蝶，草深常是見烏啼。

進得門來，老度婆拄拐出迎，全不認得。問鄭春：「這是哪位爺，我老眼花了。」鄭春道：「這不是常在西門慶老爺家的應二爺麼？」度婆點了點頭，讓坐下了。鄭愛香迎出來，穿著件舊青女衫，白絲裙，下面都破了邊兒；面黃肌瘦的也是病才好了。敘了幾句寒溫，坐了半日，一壺茶也不上來。伯爵忙叫鄭春：「你去門前看著，一個騎樺草黃大驢子的客人，後面一個管家，背著大跨箱，上寫察院封皮的，就是趙大爺。要約下來你家吃午飯就過夜的。看著他休要過去了。倒叫咱坐著等個不耐煩。」哄得個鄭春在門首等客去了。

那鄭愛香積年，進門見應伯爵窮得不像，因此不甚接待。聞知領客到門，忙起去安排午飯道：「二爺休笑。還看俺是麗春院裡有體面的姐兒，如今一頓飯也整不來。咱從亂後，那有個好人到這裡。無非是些窮兵官差的爺們，住一夜就走了，那個敢留他住？當初西門老爺在日，二爺來到，一時間酒席那件沒有？如今這院裡也沒個人，那些酒店魚肉鮮雞，都不來賣了；只有個賣豆腐青菜的，賣一次就去了。只有大酒店，賣兩條豬腸子，就是上樣了。」一面說著一面叫鄭春去取酒，先買幾個點心。二爺將就坐坐，待不留他，又恐伯爵不幫襯他留客，因此勉強去賒了一壺酒，一大根豬板腸，一塊豬肺，五個大饅頭，包豆腐餡的，拿來擺在一張破春台桌上。沒有椅子，只有板凳兩條。愛香心裡也甚不過意。

伯爵見他養著一隻打鳴雞，因沒有食，只管趴地尋蟲吃。伯爵想要這雞吃，尋一個法兒說：「你家還有這只肥雞，昨日密大爺

在布店裡，使管家拿五錢銀子去買只雄雞，做藥引子，再找不出來，要打家人，央我說情才饒了，哪得這一隻雞來。趙大爺的性兒，每夜要雞吃的，沒有雞湯，再不吃飯，丟下就跑了。因此人家知道性兒，每飯要宰雞的。有一件極通情，吃了人家一頓好飯，先賞一二兩銀子，倒是個使漫錢的好人，休要慢了他。」虔婆聽說，忙把雞宰了，又尋出幾碟乾棗柿餅，瓜子核桃來，擺在桌上。

等到過午，還不見到。自己又到門首，立了一回道，該來了。哄著鄭春去街頭上看，休要錯走到別處去了。他卻進來叫出鄭愛香兒，在門首等著。自己進得屋來，叫虔婆去借張椅子來，好與趙大爺坐。都哄得去了，伯爵把燒酒饅饅，吃個罄淨，見鍋裡雞熟，推去嘗湯，吃了一半，袖了一半，往外飛走。望著愛香道：「等我自己去迎他，不知是那裡耽擱了。」一直往街頭去，見鄭春說：「今夜萬萬休要留客，我一去就來。」搖擺著去了。鄭春一家等到昏黑，那見個人影兒來；看看鍋裡的雞，只有半鍋湯，連骨頭也沒了；桌上四碟果子，也袖去一空。才知道這應化子窮得幾日不見飯，故意來騙這一餐。大家又笑又惱不提。

卻說應伯爵因二日無食，尋出此計，騙了鄭愛香家，因到一間破房子睡下。只見眼中痛如刀割，熱血直流，不消兩日，兩目對面不見人影，才知是生平傷了天理，該有此失目之災。即便尋了一根竹杖來，往前探路。

一日，遇著一個騎驢子的人，罵小廝不覺把伯爵撞到，忙下驢子扶起來道：「我不知是二叔。一時失誤得罪。」伯爵聽得聲音，是開鹽店的黃四。就一把扯住袖子，滿眼落淚，再不放手道：「你當初在西門慶家做鹽，結債二三千兩，我也幫襯你來。後來你丈人著人告在按院，為人命官司，我也竄掇著西門慶老爺替他完了，不曾知謝我。如今你做了大鹽商，就不認得你應二叔了？我和你講到官府衙門裡，你也找我十數兩銀子。」黃四見他窮得撒賴，只得解開銀包，拿出五兩一錠銀子，道：「二叔，你且拿去買件衣穿。等閒了，我請你老人家過去住幾日。」伯爵接了銀子，才放黃四去了。尋了對門姚二郎來，替他鑿了三四塊，買了一床被，一張狗皮褥子。又買了一張舊弦子，使了三錢半銀子，是鬱大姐死了，買的他家的。你說要弦子何用？原來應伯爵失目之後，想他當日和西門慶所為之事，沒有一點好事，以致今日失明，老無所歸，不久定要做餓葷，如何是求食的法兒？平日學了一套走街的四不應、山坡羊、弦子，遂把一生事兒，編成搗喇張秋調，好勸世人，休學我應化子，沒有後程。

到了次日，把弦子背在背上，走長街，穿小巷，一邊走，一邊唱。這一縣人，誰不認得伯爵，倒是好笑。到了西門慶家舊宅門首，那時張二官人亂後死了，將宅子賣與尚舉人，賃做當舖。伯爵來坐在一條凳子上，彈起弦子來，圍了一街的人。先說道：

【西江月】天道平如流水，人心巧比圍棋；聰明切莫佔便宜，自有陰曹暗記。落地一生命定，舉頭三尺天知。如今速報有陰司，看取眼前現世。

咱今日不說古人，難言往事，這一套詞，單表山東清河縣，出一個富豪，名西門大官人，單諱個慶字，綽號四泉。他為人從破落戶起家，貪財好色，結貴扳豪。家財有十萬之富，後房有伍美之色。一個名號金蓮，一個名號瓶兒，又有使女春梅，各有專房之寵。後來因西門慶縱欲身亡，三婦喪身非命，編成金瓶梅小曲，奉勸世人。

【山坡羊前】唱清河縣：出了一個好漢，姓西門，號名慶。他是個破落戶出身，好管閒事，包攬衙門。開了個生藥鋪，在縣前十分的好勝。他占的撞巢窩、尋娘子、鑽狗洞、結幫閒，拜交的狐朋狗友。把家裡白的銀、黃的金，綢緞店典當舖，人人欽敬。吳月娘做正房，生得個賢慧聰明，又娶了孟玉樓、李嬌兒，何等的受用。有一日走到了紫石街茶坊裡，勾搭上武大郎的妻子，他生得五短身材，白淨面皮，杏核子眼兒，柳葉眉兒，三寸金蓮把名兒叫定。

搗喇

金蓮本是野狐精，嫌他丈夫三寸丁。
搽胭抹粉門前站，叫他男兒賣燒餅。
看見西門門下過，故把簾兒落了撐；
打落紗巾忙拾起，西慶抬頭吃一驚：
那裡有這位天仙女，打下頭來我也不做聲。
對門有人王婆店，專管傳情慣私通。
王婆借名把衣剪，憑騙西門一匹綾。
安下巢窩定下計，十樣應允把事成。
白日通姦不足意，毒藥喪了武大身。
燒了骨植用了賄，花紅酒禮把親迎。
武松回家告人命，使錢用賄問典刑；
刺配孟州上了路，妻妾才賞芙蓉亭。
分明是謀殺本夫無天理，先奸後娶人不應。
這是金蓮初起的事，看有天理應得明不明！

【山羊坡後】唱他兩個似蜜調油，如膠裡漆。葡萄架、翡翠軒，直耍的夜到明、明到夜。淫器包、白綾帶，千般淫巧。把一個來旺的妻兒，李瓶兒的母子，都在他手裡喪命。似這等偷養著女婿，暗耍了書童，見了蟲兒，也要和他擠眼來也。說舌頭、使心機、俐齒伶牙，狗肺狼心，偏是他的嘴硬，妖精也是。天理循環，把西門慶哄得醉了，用春藥三丸，一時把這好漢的命傾。弄殺丈夫，就和敬濟通姦，趕出來王婆家裡，被武松剖膽剜心，才正了潘金蓮的典刑。

【山坡羊前】唱有佳人李瓶兒，他生得十分美貌；他正是花太監的姪婦，花子虛的渾家。他掌著家道，他有的萬貫家財，蘇木胡椒、玉帶金貂、紗緞綾羅、珍珠瑪瑙，緊臨著西門慶的東牆。結拜了十兄弟在勾欄裡，日夜胡鬧。這奸雄見色昧心，用機關、使圈套、把花子虛的老婆偷瞧。勾引著上了梯，從牆上半夜裡成交。

搗喇

子虛原是傻大官，萬貫家財沒福看；
沒要緊結識西門慶，光棍行裡出不得天。
結識了十個精箴片，吃得嚼得整夜頑。
李瓶兒生得多美貌，一見西門心裡歡。
淫婦姦夫通了話，伴著子虛進勾欄。
門慶私進回了院，通了姦夫把夫嫌。
越牆貼盡財和寶，花子虛氣得了乾咽。
甘心貼嫁西門慶，二心又愛蔣竹山；
水性老婆真該死，拿著身子不值錢。
娶過門來受盡氣，遇見孽障潘金蓮；
二人爭寵生妒害，生下官哥被鬼纏。
千樣欺凌李瓶弱，忍氣吞聲實可憐；
養貓過出官哥病，夢裡子虛來報冤。
不消數月瓶兒死，輸了身子賠了錢。
偷奸盜財害夫命，天理豈容淫婦奸；
瓶兒促壽折了福，門慶虧心也不安。

牛皮巷裡遇見鬼，一命依然喪九泉。

【山坡羊】後唱隔東牆，喚貓兒上了梯，進了房，飲酒排巡，百般的照樣兒頑耍，弄得個花子虛清門淨戶。當的是不要錢的忘八，接的是倒賠錢的孤老，氣了個陰症傷寒。茶不來水不去，下不得床來，才知道賠盡了姦夫。一口氣絕了來也。這淫婦看了日子，大包著金銀，甘心去做第六房的。不道蹊蹺，既然弄得迷了，因何把個窮醫生見了就招？怪不得生了個兒子半無成，病遇天災把你命兒天也不饒。

【山坡羊】前唱有春梅原是個使女下賤，他生得有些人才，在潘金蓮房裡撒嬌撒慣，擁撮著西門慶收了，和金蓮狐朋狗黨。你替我做牽頭，我替你做架兒，好一路養漢。架著個漢子到處裡出尖，一家子大大小小，誰敢把他遮攔。

搗喇

春梅原是一個丫環，生得模樣花朵鮮；
粉面嬌容櫻桃口，伶俐聰明慣巧言；
雙陸骨牌般般會，滾手琵琶和三弦；
捧茶送酒多利便，疊被薰香久刁鑽。
白日和金蓮手扯手，夜裡和門慶顛倒顛；
三個人同在一床睡，口裡嚙著甚稀罕。
兩股金釵斜籠著，髻插鑲金碧玉簪。
蠻腰上下絞羅裹，小腳紅鞋似月彎；
勾搭家人和女婿，兩人一路把主瞞。
攪登的一家大小望影忙，弄得西門入了九泉。
傳情引進陳敬濟，三人同榻晝夜歡。
弄得腹中有了孕，秋菊悄悄把事翻；
大娘懷恨趕出去，守備府裡又賣姦；
生了兒子得了寵，買了雪娥私報冤；
賣到仇人煙花巷，自縊的冤魂實可憐。
暗認敬濟成兄妹，背著守備晝夜眠；
張勝拿姦殺了敬濟，又看上家人小官；
常抱著小官懷裡睡，縱欲貪淫骨髓乾；
一陣昏迷歸陰路，沒下稍的奴才臭萬年。

【山坡羊】後唱他是個九尾狐狸，粉面油頭；會吃人的腦髓，賣俏迎姦，拿班做勢，五國裡販馬的牢頭久慣。西門慶死了寄束傳情，和陳敬濟三人輪流姦宿來也。賣俏在周守備府裡，害了雪娥，又把家門來攪亂。可憐和陳敬濟認了兄弟，續上姦情，殺死在書房，才完了姻緣。可憐他害的是溜骨髓的病兒塌了瓢的西瓜，把一命才填還。

搗喇

三個淫婦不消說，當時有個應伯爵；
沙糖舌頭彎彎嘴，到處有他插上腳；
巢裡幫閒說他能，幫虎吃食人不覺；
損人利己慣奉承，傷天害理由他作；
舌尖口快愚弄人，背後挑唆把人說；
外名綽號應花子，光棍行裡是個。
一生吃的西門慶，大事小事把他托；
恩人身死變了心，老婆家人往外潑；
哄著寡婦賣莊宅，留下銀子立欠約；
一千大錢賣孝哥，不念前情把臉抹；
忘恩負義黑心賊，天理難容那裡著。
妻兒老小死個盡，瞎眼叫花把書說；
三日不得一頓飯，眼黃地黑死郊郭；
一筐骨頭餵了狗，狗也不吃嫌他惡；
我今編唱勸世人，休學光棍應伯爵。

伯爵彈著弦子，說了又唱，唱了又說，引了一街人，也有笑的，也有贊歎的。俱道：伯爵做了一世光棍，騙得西門慶家破人亡，吃了他多少酒肉，使了他多少銀錢。如今老了，雙眼俱瞎，也是天報惡人，叫他編出這套詞來醒世。

挨肩擠背的人站滿了。不提防一個叫街的小花子，領著一隻狗，也在人叢裡打磚化錢。聽他唱了一會，只見這只狗猛走上前，把伯爵的左腿膝骨上，狠狠咬了一口肉下來，鮮血直流，還趕著亂咬亂撕。一群人全打不開，把個伯爵咬得疼如刀割，使明杖亂打不退。眾人道：也是件異事。打開狗，那花子領著去了。問道：是那裡花子？有說是京裡下來的姓沈，在這裡清河縣二年多了。伯爵護疼，扯一條爛腳帶來纏了。先是瞎，又添上痛。一向在吳道官廟裡安身，住了二日，全不起來，吳道官怕他死在廟裡辭他出來。那時臘月寒天，伯爵膝瘡發了，變做人面瘡，鼻口俱全。三四日沒吃飯，出外尋湯水，跌死在街心裡。報了舍領席捲了，拋在亂葬崗上；不消說被狼吞狗吃，餵了烏鴛。這是應伯爵的報應。